

文/艺/范

诗育与传承



吕进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和全国奥林匹克诗育委员会联合发起诗育工程,各地颇多响应。今年8月,诗育工程学术研讨会和中国繁星诗会也将在宁夏隆重登场。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诗国,诗在古代中国文化中的位置无需多说。诗人间一多曾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这样说道:“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上个世纪,与世界文学同步,中国现代文学实现了重心由抒情文学向叙事文学的转移,但诗美仍是“文学中的文学”。戏剧文学家曹禺曾说,我把我的戏剧都是当成诗来写的。是啊,一切品种的叙事文学都在追求诗魂,也就是追求那种突破具体故事、具体人物局限的诗美。“像诗一样”,是人们对文学作品的品位的最佳赞赏。

在古代中国,诗育是普遍性存在,对儿童的教育离不开读诗。儿童天然就是诗人。他们自由逻辑世界之外,上天入地,他们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新鲜,是世界万物的命名者。儿童的认知方式和感觉系统,都贴近诗歌。由此可以看出诗育的天然合理性和广阔的创造空间。

对儿童普及“诗育”,是塑造儿童的人情、人性、人道的重要路径。儿童处于人生的童真阶段,幼稚可爱,可塑性强,“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这就给诗育赋予了严肃的使命。在多种多样形式的诗歌活动中,诗育引导儿童区分美与丑、枯涩与丰富、鄙俗与高雅,致力于给儿童以诗美的熏陶,让儿童创造、保持生命的最佳状态,以诗育人,诗意人生。在现代社会,物质和精神的发展有些失衡,造成了人文情怀的某种失落,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诗育的必要和紧迫。

开展诗育,“诗”的选择就举足轻重。除了普及那些有定评的中外经典作品,选择一些中国新诗佳作也是题中之义。中国新诗是现代诗歌,它的现代气质更容易贴近当下的中国儿童。

五四以后,新诗的童诗留下了许多优秀之作,它们有一些共同的审美特征。

第一是富有童趣。只有童趣才能吸引儿童打开诗的大门,使诗美从诗人内心走向儿童内心。铲除社会化的成人心态,没有复杂的成人世态,保持儿童对世界的本真、最好奇、最纯洁的初感,从儿童视角看待美丽的世界,天真活泼的童趣就会油然而生。

第二是略有情节。成人诗比较回避叙事,从“事”的大地上升得越高,诗的质地往往就越纯。可是,儿童诗美学不是这样,因为儿童的思维是具象思维,儿童有与生俱来的游戏精神。他们对诗的感受不是纯诗性的,他们更多的是从具体事象中去领悟诗美。童诗有点情节,这样才方便亲近小读者。但是童诗的情节必须简单,情味必须醇厚。

第三是看重音乐性。音韵是诗的基本力量,像北京大学教授王力在《汉语诗律学》中讲的那样:“韵的谐和与音的整齐毕竟被认为是诗的正规。”这些年,散文化倾向成为中国诗坛的流行病,使得许多诗失去了“正规”,失去了自己特殊的美,也传染到部分童诗。儿童喜欢有节奏的韵语,《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启蒙读物都是韵语,幼儿诗歌还往往是歌谣体。韵语帮助儿童记忆,韵语带给儿童美感。把童诗写成无韵的自由体,小读者是很难接受的。

诗育是我们的民族传统,我们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做得更有现代风格,做得有声有色,做得遍地开花。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

心/香/一/瓣

父亲的书房



江山

和一个朋友聊天,无意中聊到了我的父亲和他的书。聊着聊着,记忆中的童年画面又浮现在了眼前。

在我眼里,父亲的书房如同一个神秘的宝箱,里面充满了奥秘,总是带给我无尽的惊喜。他书房那扇半掩的门后,隐藏着一片被书香浸染的天地,每当我轻轻推开,就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阳光透过窗棂,洒在父亲的老藤椅上,桌上茶杯里的茶,永远是热气腾腾的;发黄的旧书桌上有一块玻璃板,下面压着家里大大小小的黑白照片。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父亲的书房也更新迭代了,简陋的书架变成了立体大书柜,可书香味一点没变。

看着书柜上整齐地排列着的一本本厚厚的书籍,它们宛如一座座巍峨的山峰,等待着我去攀登和探索。那些泛黄的古籍,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百科全书,那些世界名著以及诸多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还有父母专门给我订阅的《儿童文学》《少年文艺》,都是我童年时最好的伙伴。那时的我,每当翻开一页,那些精美的插图和深入浅出的文字就会带我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让我沉醉其中,陪我度过了美好幸福的童年时光。

可能是受了父亲的感染,上中学后我也喜欢买书,一度把大人给的零花钱全部购买了整套的琼瑶小说,还有三毛的张爱玲的……慢慢地属于我的书也自豪地整齐地摆放在了书架上。这些书也成了我青春期对爱情萌芽的记忆,我从那些故事里知道了,除了亲情、友情,人世间还有最美好的爱情。

父亲的书房从来都没有清爽过,不管面积大小,记忆中永远是拥挤的繁杂的——除了书籍,父亲的书房里还摆放着一些精致的文玩古董和摆件,以及散发着淡淡墨香的书画,还有上世纪60、70年代的泛黄报纸。

父亲常常会在闲暇之余拿起一本书,一件摆件或文玩细细观赏,此刻他面带微笑,仿佛在与古人对话,在汲取他们的智慧和灵感。父亲的书房不仅是学习的场所,更是思考的空间。父亲走后这些年,有烦恼有困惑有忧愁时,我便喜欢在父亲的书房里坐坐,看看,想想。有时候我会找一本闲书看看,有时候我会弄弄摆件,于是烦忧的内心会变得异常宁静与踏实。

成年后的我,只要一想起父亲的充满书香的房间,想起当年父亲专注的眼神和思考的静穆,就会感到一股暖流涌过心头。那是家的味道,是父爱的温度,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场景。

(作者单位:重庆市城市供水事务中心)

诗/绪/纷/飞

我们是阳光的一部分



晓佳

整个世界
都在肢解夏天的晚霞

这种醉意
这种金波粼粼的黄昏

大海在临摹天空
那种深邃的暖色调

还有什么心情
不能融化

荡漾的舢板
就像两片蠕动的嘴唇

当我们成为阳光的一部分
世界就剩一张糖衣

贴着人间
一个幸福的缺口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大师来了(三)

宋尾

接力连载小说

《太空火锅城》

* 选登

素芳在门口,给在门口迎宾的俞尾叮嘱了几句,喊她精神点。说完便上楼去,刚进办

公室,还没站稳,卫思莉敲了敲门,说有人在等她。

她慌张地问:“谁?大师到啦?”

卫思莉说:“不是呢。我也不晓得啥,没具体问。人在休息室,已经等了一阵了。”

她有点生气:“你不晓得我今天有重要接待?”

卫思莉说:“他点名要找你,说他可以等。”又解释,“他好像是来采访,说要写书还是拍视频的。”

“嗯?”素芳说,“是不是报社拉广告的哟?你告诉他,我今天不得空!你啊——”

素芳还想批评她两句,忽然,手机铃声叫起来,看到号码,素芳就像被弹簧弹了起来,握着电话小跑出去,只留急促的声音回荡在走廊里。“大师大师,您到了?嗯嗯好,我就在门口,正恭候您呢?”

素芳飞快下楼。一会儿,大师抵达,还带了两个助理。一行人被素芳毕恭毕敬地迎到里面,又领着他们四下参观。她一边陪同,一边给大师介绍火锅城的方方面面,包括历史、沿革、发展和现状。至于困境,没多提。这还需要说吗,大师就是为此而来的。她注意到,大师的眉头一直皱着,不曾舒展。

几人来到休闲室,白茶已泡好,落座后,大师微微抬了抬眼,对一旁的贾助理说,你先说。贾助理说:“门头不占方位;收银台和接待台有破、泻之局;店堂桌椅摆放很有问题,破气;通道局促,有煞。”大师说:“好,易助理也说说。”易助理说:“LOGO太老气了,店堂没有标识语言,装饰陈旧,色调灰暗,不够积极。刚刚我在后厨看了,火锅没有特色,比较平庸;顾客就餐体验感很不好。要做成网红,可能性较小。”

大师清了清嗓子说:“从风水布局看,确实需要调理。从品牌看,这是总店,但标识性匮乏,没有品牌语言,尤其是缺乏当下性的品牌亮点。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火锅店整体上没有特点。你告诉我,山城有多少家火锅店?”

“起码两万家。”

“那就是了。两万多家火锅店,你说你跟其他火锅有啥不同?”

“炒料不同,材料也不同,我们的材料都是最新鲜……”

“谁在意你的料怎么炒,新鲜不新鲜?你说你味道稳定,这都是误区。你走去看看,哪一家不说自己味道好?”大师打断说,“我给你说的是另外一个层面,你的店,比起另外两万家,有啥区别?怎么一下就能从两万家跳脱出来?”

素芳如梦初醒:“大师,我该如何破局?”

大师摆摆手:“你心太急。这也是个弊病。”

素芳连连称是。

“不过,”大师又说,“你的情况不同,快病还需快医。你这个店呀,问题很大,但也不是说全没办法。手段是有的。只是……”

“没问题,没问题。”素芳说,“您给我出药方,我马上奉上顾问咨询费。”

大师面露不悦:“怎么,不信任我?我早声明了,我的顾问费都是事先收取。好些品牌企业还主动要给我股份呢。”

素芳马上解释,不是那意思,但望大师赶紧出手施救。只要有效,股份也不是不能商量。毕竟她还有好几家连锁店等着解救呢。

“好吧好吧!我也是看到哪说到哪,”大师神色缓和下来。“你听得进就听,听得进多少也随你。”

素芳立刻拿出笔记本。

大师沉思片刻,便开始面授机宜:“首先,火锅店整体品牌形象需重新设计。你知道麦当劳吧,只要你看到那个美国老头儿,你就知道那是吃汉堡包的地方。连锁店需要强烈标识,但你没有;其次,火锅店需重新风水布局,包括装饰、线路、展陈,布置等,不然不聚财;最后,关键是,你自身特色是什么?这个要重新定位。”

素芳知道这个是重点,急道:“请大师明示!”